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三〇號　原名：抗戰日報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山西興縣

陽曲七區某某等村群衆
組織保家隊保丁護糧

（陽曲訊）敵人抓丁搶糧的魔爪，伸進七區後，某某等村群衆即紛紛組織保家隊打擊敵人。某村某抗屬在送二兒子參加保家隊時說：「我大兒子參加了八路軍，現在叫我二兒子參加保家隊，如打不走閻軍，就不要回來。」自從有了保家隊，敵人抓丁搶糧的陰謀，遭到了有力的抗擊。二月中旬，閻軍在投敵地主郭相子引領下，至某某村搶糧，保家隊得悉後，即急赴該村伏擊敵人，當即擊回敵人兩名，俘虜一名。敵人害怕保家隊，今後歸「滅共」。保家隊在某村和游擊隊配合作戰中，曾俘敵人兩名，保家隊員在該村活動，保家隊員自共不備，更時遭保家隊的襲擊。一次閻頑某一治村一排長帶着十幾個頑軍在村裏搶奪婦女，幹該排長打死。在他們保衛家鄉的戰鬥中，群衆都熱烈的支援他們，二月初閻頑軍侵佔某村後，保家隊就日夜在附近某村山頭上放哨，該村群衆拿着白麵慰勞他們，並將皮襖說下來，給他們穿上，防受了凉。各村的群衆也都幫助他們搜集和遺散的子彈。有時村裏的群衆，偷偷的跑到他們那裏，探聽自己的親人，告訴他們頑軍在村裏姦淫擄掠的罪行，他們聽了更增加了對敵人的仇恨，「閻錫山子在，我們堅決不回去，非給咱們鄉親老百姓報仇不可。」現保家隊正活動在閻頑後方某某、某某、高家寨、某某等地。（沙平、翟戶亭、張子奮）

傳頑後方空虛
平綏路南北游擊戰開展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傅作義進攻綏北解放區，其後方兵力極爲空虛，綏蒙游擊戰爭已蓬勃開展。三月二十日在綏南倍爾溝北山下之三蘇木，我軍一部圍殲傅軍警備騎兵營部，繳獲長短槍各五十餘，輕機槍三挺，同時我軍另一部在倍爾溝以西之頭號攻克傅軍十餘名。平綏路北地區傅軍汽車五十餘輛及駝機數架，被我擊燬，俘傅匪軍士十餘名，平綏路北地區傅軍汽車五十餘輛及騎兵部隊被我游擊隊殲滅。四月十三日在武川以東之營克齊西一點，我游擊隊擊潰傅軍騎兵一部，斃傷二十餘人，繳獲騎槍四挺，步槍二十六支。並擊毀偽鄉公所及「自衛隊」一部。此外在大同大營起義之傅軍，已包圍新堡鄉，在綏路北嶺大地帶，十月曾攻佔武川東部之大灘，並將傅軍糧食及軍需之食糧，分給群衆。

太岳我軍揮戈北指
直逼平遙城郊

（新華社太岳十六日電）太岳人民解放軍一部揮戈北指，十日二時半起，在平（遙）介（休）地區發動攻勢，至十一日拂曉，即攻克東郭、金莊（平遙縣城南十里）兩重要據點，俘偽敵「警備團」第一營營長以下一四六人，斃敵一八九名，繳獲輕機槍十挺，小砲十五門，擲彈筒兩支，長短槍五九支。現我軍已逼近平遙城郊，城內偽軍緊閉四門，恐慌萬分。

西安蔣官驚慌
但人民相信共產黨一定會解放他們

（新華社晉綏十六日電）據前從西安突圍逃來的西安解放區之杜禪文先生談：太岳人民解放軍攻克洪洞、臨汾一帶後，西安市面極爲混亂，我軍攻克運城、安邑消息傳至西安時，西安市面大驚慌。據報道，蔣家小政當局每日從無線電台中聽到八路軍勝利消息後，就驚慌萬分，商店爭相囤集貨物，抬高物價，西安形勢異常混亂，但人民却有一個信念，就是相信「共產黨一定會解放他們」。

傅軍士兵大批逃亡

（懷仁訊）傅作義進攻綏北，北線部隊攻左雲、懷仁等地，懷仁駐中，共計有北路士兵，紛紛逃跑。據傅軍來寄家信的三師一〇一師三〇三團負責人談：士兵中約有三分之一係綏北逃跑之一分之一，老師手三分之一。他們不堪傅軍官兵的壓迫，懷仁到口泉後，就有一百八十餘人逃跑，有些逃集體逃跑者。（白風行）

領導思想麻痺放鬆備戰
永和四區桑壁泊洋等村
遭敵突然襲擊殘殺姦淫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電）永和四區於上月二十四日接到上級緊急備戰的指示後，該區領導上思想麻痺，太平觀念濃厚，不作具體研究，只在幹部會上簡單地按地區及幹部力量分佈佈置，他們發動群衆了，但未曾調動民兵活動，區幹部自己就在家裏過年，因而領導組織民兵戰鬥隊等具體的武裝，各要路口亦未建立起哨崗。上月二十日上午，遭敵大寧之閻軍及前永和閻軍殘部二百餘人，突然襲擊永和四區桑壁、泊洋、護鳴等村，因無備戰準備，群衆未來得及轉移，遭受的損失，群衆及早撤離，幹部也撤到不應有的時間，且敵人在村中僅三小時後，包圍泊洋村，該村群衆和幹部未能及時報告，區公所遭受損失，該村群衆所受損失更重，共被抓走，被殺和被侮辱之婦女七十餘人。又，胡閻軍在桑壁殘殺了一個被四區區幹部，並對該區幹部等農會主席等進行殺害，即將地方家屬亦不能倖免。胡閻軍劉刀殺穿槍過入前關追永和縣一帶時，男人逃去，是永和縣游擊隊員家屬，他們將其燒了吧！」但敵軍長白寺後逃往大寧，閻軍隨胡軍前往，他家被強姦其嫂，並向胡軍說：「我的嫂嫂。」但胡軍長說：「管你什麼人。」至於群衆的牲畜等都悉被搶走。（曾子仁）

貧苦抗烈屬分到好地
前方戰士鬥志倍增

（本報訊）興縣政治部「戰鬥報」載：各地在土地改革中，優先給貧苦抗烈屬分到好地，使前方戰士鬥志倍增。「群衆觀點」一排三班戰士孫蛇蛇，家裏很窮，去年村上糶了三百斤小米，買了三垧好地，夕代翻了三垧地，這次又分了五垧，還給孫子莞豆種籽。孫蛇蛇感動的對人說：「我十二歲那年，就和一個地主扛工，一聽受了十年，受的牛馬苦，吃的豬狗飯，一年到頭還是個吃穿不上。現在咱可痛快的多了，咱們爲革命，革命爲咱們，咱家要分回八九垧好地來啦！要是像往年給地主受苦，就是一輩子也掙不回一垧地來。」他以後我一定在部隊好好幹，決不悔皮搗蛋，若時革命成了功，我若時才回家。上次打擂子突擊時，他參加了突擊組，冒着敵人的砲火往城上衝，第一個爬上去。他打的好，擊斃敵人二十三四個。一排三班戰士孫三，河曲婦榮，在部隊裏好好幹，常對人說：「家裏給他分了十六畝旱地，三十畝水地，他既當兵，村長和民兵代他耕種。」

閻頑魔手伸向孟封等村
近視眼也抓去當兵
糧食搶光耕地荒蕪

（八分區訊）清徐平川，閻頑劫掠血手，伸向孟封、小武、楊房營等村，近來一次即被抓走一百餘名，劉日營的大兒子，近視眼很厲害，小武村王永林孫子身患眼疾，都被抓去當兵。在楊房營的三十多人，抓走六十多人。群衆恐慌不安，大批青年逃出參加我軍，新參加我軍的不用想好光景。」此外，閻頑更巧立各種名目搶劫糧食，如軍隊糧、驗糧、附加糧、預借糧、代購糧、隨附加等有八九種之多。人民存糧悉遭劫掠，都無心上地勞作，任耕地荒蕪。（曼民、行健）

美經濟危機日益迫近
杜魯門束手無策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華盛頓消息：美國遭受物價上漲的威脅，及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已使美國日益迫近。杜魯門總統於本月十日召開了特別會議，討論美國經濟問題，研究如何緩和美國日益惡化的經濟情勢以及物價上漲的趨勢，至今未能決定任何有效辦法。但杜魯門在本月十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希望以降低物價來緩和通貨膨脹。但各方面都認爲，美國之經濟危機，是無法以這種辦法來制止的，必將招致嚴重的失業危機。有效的措施：杜魯門說：國際問題及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已經指出這種緊張局勢可以緩和；杜氏強調說：「政府無法恢復物價管制，但可以增加生產方減低物價之高價」，但對於「若政府領導不能制止通貨膨脹時，則將採取如何措施」一問題，杜魯門拒不作答。

無親屬軍人
一樣給分地代耕

（河曲訊）五區火尖村優抗工作中，對於無親屬的軍人，一樣分地代耕，四五年參軍的丁二仁，過去攬長工，生活很艱難。他走後，家中沒人了，群衆就給他留下三垧地，今年調劑土地時又分下兩垧好地，現每垧地五分，共計五十斤，買成肥料種籽，由他們保存，並保管其他財物；又由群衆公推最好的人負責看管，以後由誰負責，等將來轉回來，馬上就能成家立業。（王耀祥）

人打指揮官，要打通

人指揮官，要打通，難道不打。況且準確，要打機槍射手，要打砲兵。瞄準在戰場上，要打指揮官，要打機槍射手，要打砲彈的射擊，考究好目標，不準不打，距離不到不打，能多殺死多少敵人。

臨縣善慶峪羣衆民主決定
取消爲地主掌握的合作社
地主三畝水地的股金分給貧苦群衆

（臨縣訊）六區善慶峪合作社幾年來被地主商人操縱，現已經羣衆[illegible]取消。該社於四四年成立，總經理宋德文一家，就有老婆、兒子、女子等四人入股，其資本在二十萬元以上。會計[illegible]一個人記了兩個名字（一大名、小名），頂兩個社員，另外還把他媳婦女也記了合作社社員（其實資本是他的）。[illegible]地主劉[illegible]利用「合作社」保存土地，將自己三畝水地，折成股金四萬二千元，[illegible]。因此，合作社一切經驗，全[illegible]地主商人操縱，實際上成了[illegible]的工具。如今[illegible]決定取消，並將三畝水地無代價分給本村貧苦抗屬。[illegible]（佐信）

嵐六區檢查舊貸
要回貸錯的耕牛糧食
一齊貸給貧苦的群衆

（嵐縣訊）六區檢查舊貸款，[illegible]

寧武山區的貸款中
發貧苦群衆[illegible]計劃生產
整理貸糧款繼續解決困難

（新華社[illegible]）[illegible]

要回老契

（[illegible]）[illegible]

泊水村土地改革後
整理農會民兵

（[illegible]）泊水村土地改革後，[illegible]（李[illegible]）

靜樂發動群衆
批評李丑毛忘本行爲

李某[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復員軍人白占元
竊騙果實最不應該

（本報訊）[illegible]白占元[illegible]

肺池烈士堂落成

（[illegible]）肺池烈士堂[illegible]（[illegible]）

門爭果實
清理和貪污糧

（[illegible]）[illegible]

讀者來信

注意遵守防空紀律

編輯同志：四月十三日[illegible]

能走的榮譽軍人
不應該動用抗勤

編者同志：[illegible]

更正

昨日本報一版[illegible]

冀東游擊隊襲入新河機場
燬敵四大內戰軍火庫
美軍公然向我攻擊，我嚴正自衛

（新華社冀東十六日電）（遲到）駐唐沽美海軍陸戰隊第一師，[illegible]大批[illegible]新河機場，[illegible]

[illegible]

（新華社冀東十六日電）冀東分社報導新河機場情形：新河機場係在美軍幫助下建築，於去年一月完成，後為美軍駐守，東南臨薊運河碼頭，有飛機經常聯絡，場內築有倉庫，[illegible]機場倉庫襲擊時，與美軍發生衝突，美軍竟向游擊隊開槍攻擊，該部游擊隊當即嚴正自衛，當予擊退。[illegible]

安陽以西收復曲溝
豫北我軍再殲敵千餘

（新華社豫北前線十六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殲敵千餘，攻克安陽以西曲溝、南北流寺據點及安陽以東柳園等據點，解放軍一部收復六河溝、水冶、倫掌、魯仙等據點。[illegible]

遼東軍區三個月戰果
殲敵主力二萬八千
收復五城，繳各種砲三四九門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遼東軍區公佈三個月來綜合戰果：據初步統計，自一月至四月上旬，共作戰二百二十三次，[illegible]收復[illegible]五城，[illegible]

[illegible]

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上
堅決遵守波茨頓決定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綜合報導：八、九、十、十一四日外長會議十四外長討論之問題中，[illegible]德國和約的準備問題，德國中央行政部門之形式，[illegible]

[illegible]

杜魯門援助土希法案
遭美參議員猛烈抨擊

（塔斯社華府訊）美參議院於十一日辯論杜魯門援助希土法案時，[illegible]

[illegible]

英蘇修約談判即將重開
要求改變貝文外交政策
英合作黨年會決議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倫敦訊：三月二十三日，出席合作黨年會及較小規模之全國合作黨代表，已通過決議，要求改變貝文之外交政策。按合作黨為工黨之一重要部分，合作黨內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對貝文之外交政策[illegible]。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蘇英修改[illegible]之談判，將於數日內重開。

巴伐利亞共產黨
決與統一社會黨合併

（塔斯社柏林訊）「烏塔斯特爾」報載：於慕尼黑召開的巴伐利亞共產黨第二屆大會，通過巴伐利亞共產黨與統一社會黨合併之決定，[illegible]

國際一週

馬歇爾圖破波茨頓協定
美政府處在嚴重危機之中

從莫斯科外長會議開幕以來，各外長助理及各種輔助機構，[illegible]

[illegible]

大城南戰鬥片斷

狄波

三月二十一日，文水敵人出來了兩個排和團部，打算向交城撤退，特口大軍檢有一路後，一股三百多人撲了大城南村，先在村外用火力偵察，我一馬部一排的戰士們，就隱蔽在屋山上，等三十來個敵人從村南進來，到了一排的陣地，勇士投下了手榴彈，炸得敵人向後亂跑，輸下的再爬不起來。

戰鬥一直打到午飯後，各路的敵人來增援，掩護撤退，咱們各連都開出去了，追着敵人只好坐着空車，狼狽的跑回去。

打掃戰場時，村子周圍，橫滿敵人兵卜的一百多個死屍和傷兵，有一個被挖了眼睛，一個削掉鼻子，一個被打斷了腿，他們哭着對我們說：「我們不願，狗日的指揮官，叫我們當成這樣！」戰士們說：「我們替你們報仇！」

帶病上戰場

南面敵人上來，又遭關班長趙吉祥，本來病得不輕，可是一打仗，什麼也不顧了。就帶着他班的戰士，隱蔽在村口的土圍裏，敵人一到圍子溝向，他就打出一顆手榴彈，炸倒兩個敵人，幾個體弱的[illegible]所退。他接着又打出X顆，三十多個敵人亂跑，他們衝出去，排長就[illegible]叫他回來，當時他病的再也支持不住了，排長要他下去休息，他堅強說：「咱媽的，與不病，早不病，要打仗才病！」

說出真名字

三十多個敵人第二次闖上來，六班所放戰士焦將和班[illegible]沉着的拿上撲去堵牆上的缺口，臂上掛彩了，連的幹部要他到後方去休息，他說：「沒關係，傷好了，馬上歸隊，就是殘廢了，也要幹到底！」又說：「我迫來，同志們對我很好，但我有點對不起革命，我被勾子軍抓住當兵的時候，把名字改了，村名也改了，過來也沒向你們說，我的真名是安田明，××村的。」

一隻手打槍

敵人衝上來了，一班長[illegible]傳出，左手本來發炎，沒了指頭，但他還各種對法打槍，槍身站緊額眼，槍口只向牆外伸出兩寸多，敵人向後跑出了，他右手扣了兩下，打倒兩個，敵人爬在村外的土坎下逃竄，他呼呼兩槍，又打倒一個，剩下的敵人不敢抬頭了。戰士們說：「咱們班長一隻手，可沒少打倒敵人，又沒浪費子彈。」

繳了五支槍

太陽快落了，各連出擊。×排戰鬥英雄[illegible]不發同志，在火力的掩護下，衝上西北角廟上敵人的陣地裏，一顆手榴彈打仗剛鬥後，沒有炸，急尋他又從槍[illegible]再添進第一顆，炸倒[illegible]敵人，他從敵的窩口下[illegible]，一槍中三個敵人，急忙拾起五支槍回來。

敵人的副營長流下淚來

太陽下山了，鏈盛還有稀稀的槍聲，×排三排長很快的提了敵人一個體上受傷的副營長，樂來包紮過來，向他解釋：「八路軍是寬大政策，一定不殺你，還給你治傷口。」一情導員也來安慰他，使他情緒安定，派担架把他送到救急所去。敵人那副營長[illegible]出十萬法，悔和一只手，給排長排[illegible]長不要，指導員給他解釋：「八路軍是不殺俘虜的，包裹，還要請醫用。」那副營長拉着排長的手，流下眼淚來了。

地主的心一樣的黑

（輾昨）

編者按：本文是一中學習的幹部孫善文在余吾訴苦大會上的發言。孫同志嘗了二十多年的長工生活，嚐足了舊社會的一肚辛酸。他的發言，具體生動的揭露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壓榨。細心的讀，可以增長不少階級鬥爭的知識。

什麼時候又能把
這枕頭　放回
咱炕上來呀!?

從假「善人」保元家回來，我爹給人家得了不在家，媽聽了我哭，哭斷上面的事情，她哭着說：「受點[illegible]還是給人家做去吧，回來有什麼指望！」又說：「多少總能賺幾個，叫你弟弟和妹妹也能喝稀粥。」老人家這股哭，我想除了侍候人再沒有別的法子[illegible]口。晌午，是和往常一樣把枕頭往起一拖，（被、褥[illegible]有的），誰過的賀流下淚來，自言自語說：「什麼後攬工碰到一個南山虎」——開始作種遭到「野！」便」

「南山虎」亂叫着，給地主跑到莊宴，收秋在千多的擺了工，寨又給在地外，收完，歐又給趕驢子，一個人趕着幾個騾子往城裏送，來回八十里，騎火騎，叫氣得起身，路上有三十里的一條長溝見不上太陽，有餘人趕牲口穿的皮」卻說：「不能少吃上虎的槍上子，地主「南山虎」布衫，[illegible]擋不住，下面，咱穿的遮不着，三個做全在長工房，一到夏天你看吧，南完，他叫長工下住的東不負長工下來，上七說，說起這「南山虎」不的[illegible]「餓成個苦！」想不早些回家？看：「我不說，先說：「你為什麼一進門地主家不管你[illegible]上的家來才能吃晌午飯。叫起身吃上一點飯，[illegible]仁[illegible]的往出跌呀！豐收鞋，一路上[illegible]棉衣穿，我只穿一身單

些，窮人們什麼也和「人」不一樣。」到冬天又打了一個頭倒，長工房裏，一[illegible]燒也不燒了，每天晚黑回來，[illegible]得自已點柴、生火，要不滿，就得受凍，屋子過了，門窗叫炕也凍了，躺了也直叫喚。狗日的地主們笑着說：「長工漢是天生黑狗皮，冬天是發兒吃蘇[illegible]。」

第三年頭上，實在受不行了，原說的九月十五下工呀，九月初九是晌節氣，吃一個「油鍋」過一天，我剛一碗，粉地主「南山虎」就說：「我家鄰子也[illegible]你給打的[illegible]皮了！」我說：「吃完，假做我再說吧！」地主：「你是做甚，這算什麼事，什麼時候的「心落」子，管你想我說什麼時，老話的吃假不吃不下了？」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就上鍋錢給我，與地主五塊，說這是四十塊，我沒有做滿，扣了五塊。我不依，地主就說：「行不行由你，娘裏有的是人，你去告去。」那時候衙門是地主的，咱們敢告家「嗯！」氣，苦：「雞爪人管，哪苦，苦實苦話苦在心！」不公的事，你向誰說呀！

我就這麼一年一年的在外面受，參有時候的種地，家裏工老是過不了「南山虎」，從回來的第一年，我們一家下工家全靠到地主給我們外號人叫「野狗子」的團安和尚，種了地，說好「四六」分，[illegible]好了六個月，借了安和尚三斗斗麥，天天熬點稀粥，糊拌上苦菜吃，實在沒辦法了，參[illegible]叫在樹換了粮口袋，凍山藥，一家人還不敢多吃，每只敢煮着上些四顆，「人家地主是親娃娃，我家的娃娃有一份」吃山藥，只能喝糊糊。

病，村鄉叫大人們，六個月，分文不給吃上好[illegible]啊！娃娃們家就回來了，走沒穿的，一日[illegible]地主說：「人窮生的娃娃也不值人。」我爹因為吃不上，餓[illegible]倒，到了地一天，[illegible]不行。有一天[illegible]到半前響，實在支不住就回來了，地主：「野十[illegible]就對我爹說：「我看你[illegible]回去，也不能勁，不如你另尋人呀！」我參說：「你我許多好話，地主不行了，馬上過來吧？」我們說：「你們一再叫，我們也打，可是我們受了六個月苦，你們看分多少…」地主說：「[illegible]，就在地嗐了，我們長眼你受「[illegible]就給分六個月成了」，你說給我們吧！」一陣不可把我們叫「滾蛋」一[illegible]的，就這樣白白的受了。地主還不給，給我家幾下錢也不得苦[illegible]。

和尚的「一斗」場　一奴的「一約」

以後我就和參在家種和尚的地，一年也有半年在外，打短受苦，常因交不起租受和尚的氣，也是個小小的地主，和尚和他有個專門收租的斗，上面寫着大字：「收租入公平」，可是咱四個人的一斗，在宗裏就上一斗，八升給人家，一年收一擔去不了，他好壞有個一年，一女人（他抱了[illegible]三個，女人把我家的門當都不起，[illegible]，他把了[illegible]，沒吃的了，[illegible]時還有月。

地去了！」回到家裏的一命一注定沒有個活的說，我爹哭着說：「咱家人坐卜[illegible]也沒有，當天後晌，我和參又給人家餓地打短去了。

一筆債：以前賣下的假領的子辛辛苦苦[illegible]卜了[illegible]，就借[illegible]個小錢向衛[illegible]地主楊[illegible]奴借了十二塊錢，給人家了一個約，咱不識字，人家寫的是：「冬天不還，大小牛全由楊家主執管。……」到了[illegible]天，有天一看見牛就[illegible]。

用十二塊錢了，時過[illegible]的人割思謀：「不給人！你得手高手高呀！你一點[illegible]了[illegible]後才[illegible]看今年[illegible]時候，[illegible]還二十巧，當年下來收成了[illegible]不好，……[illegible]好，到冬裏就[illegible]楊奴却說：「我[illegible]就借[illegible]還不了。一天，楊園回，[illegible]是窮漢！……」[illegible]來了，[illegible]一見人，你們沒錢，……[illegible]牲[illegible]宗[illegible]就知「還短一，[illegible]忙忙的請人家坐，人一起[illegible]到槽上把大小牛全一起拉走了。……幸[illegible]叫毀[illegible]也不[illegible]

（未完待續）

太太老帮起糞

軍民之間

×團移住到給村，張存錯同志和湧擊小組活動回來時，見他們住的房東裏老太太和兩個小孫子正穿着破爛的衣服在院裏起糞，他沒有回家休息，就忙把文包放下，幫助老太太起糞，一早晨起了半圈，下午繼續幫老太太把一圈糞起完了。同時又給担了四石担土。老太太說：「真是咱老百姓的隊伍。」接着回去取了一把[illegible]麵給張存錯吃，到了晚上老太太又拿來了一碗麵和三個窩窩給了張存錯吃，全班人都說：咱們要向張存錯學習。（劉二拴、邢天元）

給貧苦婦女打水

一天的下午，下着小雨，有一個貧苦的女人，在我們住的院裏担水來了，本來非常深，她的力氣小，陳玉棠同志看見了說：「班長，咱們幫助她打去吧。」班長說：「去吧」，他走到井邊上，就幫助那女人打，那女人說：「咱們八路軍太好啦，你們一天練兵很辛苦，還給我們打水。」孟四同志看見陳玉棠幫助那女人打水，他就把一担水給她担去了，他担回家去一看，那家沒男人，回來就向班長提議：咱們班每天都給她担一担水。

（蠶生）

地主惡霸現形記

在土地改革當中，在千萬農民的控訴下，地主階級的醜惡原形完全暴露出來了。撕去那些地主惡霸，在封建文化的外衣掩蓋下，他們是「忠孝仁愛」的，是「積善之家」，是人民的「保衛者」，說他們的「安富尊榮」是祖宗的「陰功」，他們的財富是「天賜」的等等。但千百萬農民知道他們自己的土地、房屋、牲畜，……是如何失掉的，地主是怎樣起家和生活的，對於地主階級剝削的方法，也知道得多而且深，所以要堅決消滅他們。

最近，本社選集了有關這類材料的小故事多則，寄來本報。我們讀了，覺得這類材料的索出，對於認識和消滅地主階級，頗有教育意義。特照陸續刊出，以饗讀者。並希望各地同志隨時注意搜集此類材料，或寫寄給我們，使這一欄的內容更加充實。

放高利奪去農民的土地

寧武石莊有一個地主叫石滿女，原有六十垧地，靠放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土地，一直擴充到二百二十六垧。

他的放賬的方法是這樣的：一到五六月間，窮人沒吃的了，那時糧價很貴，一石小米合大洋十二元，就放給一個窮人一石小米，借三個月，五分利息，到秋天糧價低落了，就要收回大洋十多元的錢，糧價便宜了，不收糧食就要錢。韓三小借了石滿女六石米，還不起，就叫韓三小拿身子給他當受，一年，還不夠一年的利錢，韓三小受了七年，還短石滿女十三石，韓三小老了，受不行了，石滿女叫韓三小「另想辦法」。韓三小無奈何，他只有四畝地，都折給了地主，但還短了六石，七石。最後他財產都一併給了，還差了四石，兒子韓四小搭上一年工，才把這「賣身扣」解除了。

在石滿女的文書賬本上，像韓三小這種被「賣身扣」扣着的農民還不知有多少哪！

「棒棒利」起家

李存和的父親手上，就靠着開賭場，抽頭錢，賺了「一頭錢」，後來又「放賭債」，借給賭場賭博的人們，放「棒棒利」。比如給人家放一元錢，就叫做「一個元的利」，贏輸不管，父了念了，借立借「十元」就得還出十一元。賭場上還不起的，就折土地、房屋。存和用這個辦法，打開收下不少的土地，別人都說這是「一個月」就是一天，存和知道一個人的錢，他自己卻家一年吃一後就完了，再到李存和地裏作工。

李存和白日從來不受毛病，但從來沒下毛脚的吃。李存和一借錢就能使喚的。不全村裏的一顆大槐樹，幾個人抱不了的，給長在李存和的家門口，他不利，和就見「風水」先生說，八十幾的老漢，這個樹下說：「這是全村的「神樹」，我死也不能你砍！」李存和說：「你死就你，也得砍！」結果砍倒了。不板，木板成了李存和個人的財產。